

第12講 太初的道

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1至4節：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。萬物是藉著祂造的；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。生命在祂裡頭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」

道就是發表的意思。中國古代，在秦漢以前，尤其是在戰國時期，那個時候的人對道的認識是有講究的。我想把《諸子百家》裡邊的論道都給大家解釋一下，這樣我們就明白道成肉身這個思想不是外國有，中國古代的古聖先賢（也就是說義人、君王和聖人）都知道這個道，都有這方面的研究。我要提出幾個古文大家來分享。

廣成子與黃帝論道

比如中國最早的廣成子跟黃帝論道。廣成子說得很簡單：「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：「道，窈窈冥冥，你根本不能夠找到，似乎有，似乎沒有；至道之極，道的兩極，道的至極，到了最極了，是昏昏默默，無聲無息的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是說你沒法看見、沒法聽見。你只要安靜下來，你默默地去想，神真的存在。」這個道跟聖經說的一樣。

「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」這是孔子講的。那麼聖經怎麼講呢？羅馬書第一章20節：「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

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」神是看不見的，所以廣成子最早就講這個道：「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你眼睛也看不到，耳朵也聽不到，但是呢，抱神以靜，你要是安安靜靜地坐下來，你就會懂了，就有這個道的作用會發生了。」所以這是廣成子的講法。

老子論道

那麼廣成子以後還有很多中國的古人，我們再說到老子。老子怎麼講這個道呢？老子前兩篇我多次講過了，《定名篇》和《功用篇》我講了很多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這個我都解釋過了。比如《功用篇》說：「道，沖而用之或不盈」，這個我也講過了。

那麼老子怎麼樣解釋這個道呢？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」這段話的意思是說：「有一個物不知道是怎麼樣生成的，它比天地萬物還早。它無聲無息，但是它自我存在（獨立而不改），它永遠在那裡運行它的大能（周行而不殆），天下萬物就是由它生出來的，天下是被這個道生出來的。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，所以就叫它道（道是老子給起的名字，「有物混成」就叫道）。道是大得不得了，大到什麼程度呢？大到看不見了（逝就是沒有了）。逝曰遠，遠得不得了，雖然遠得不得了，遠曰返，但是它又在我們眼前。」你看多奇妙！這就是道！

那麼這個道的內容是什麼呢？老子說：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」道，是恍恍惚惚的。「惚兮恍兮，

其中有象；」雖然恍恍惚惚，但是道造成萬象。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」道雖然恍惚，不知道它怎麼來的，不知道它在哪兒，「其中有物」，卻造出了萬物。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情；」道，還有各種的感情，不是光有個物，它還有感情、有愛、有各樣的美德。「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」是說其情非常地真確，其中有信，信可以說「信息」。

你看這個論道，道裡邊有象、有物、有情，還「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」。道的作用創造出物，像有又像無，好像實際存在，又好像是虛空，在恍惚中好像見到物質的產生，而且越來越真實，在它裡面還包含了宇宙中一切的信息，所以這樣一來，我們就知道了這個「論道」。老子多次講到這個道是怎麼樣。古時候的文言文雖然很簡單，但是內容很豐富。

那麼後來他又有個解釋，說「無物之物，無狀之狀」，道不只為萬物之宗，更為萬物之奧。道不光是萬物的根本，它還賦予萬物一切奇妙的作用。這是老子講的，老子這樣來解釋這個道。

莊子論道

在中國道家裡頭有許多人論道，比如莊子。莊子說：「夫道者，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；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，長於太古而不為老。」這說得就更加有趣了，意思是：「道」裡邊有情有信（信是信實、信用；情是感情，有一切的感情）。人類有的感情，這個道裡邊都有，所以

人類的感情是從道裡頭來的，人裡邊的信實也是從道裡邊來的，所以道有情有信（這跟老子講的一樣）。無為無形，它不做什麼，它沒有形狀，它不是有形的一個東西，乃是一個抽象的、看不見的。「可傳而不可受」，你只能用相信來接觸它（受是跟它接觸）。你可以用信它來感受它，你不可以用實際的它來接受。「可得而不可見」是說你可以領悟得著它，你卻見不到它。

「得著」，這跟聖經說的完全一樣。聖經說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；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，必須信有 神，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。」聖經還說：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」你要是信了，雖然看不見它，但是可以找出很多證據來。莊子說：「可得而不可見」，你可以得著很多的證據卻看不見它，這和聖經講的完全一樣。古時候的人講道，是跟我們現在聖經裡所講的道完全一樣：道是萬物之宗；道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；所以它根本就是道，天地萬物都是由它而生的，這點跟聖經講的完全一樣。

中國在周朝以前的這些學者們都懂得這個道。道是看不見的，正如莊子講的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」，道就是這麼奇妙！自本自根，自有永有，多好的解釋。自本自根，它是自來就生成的；「未有天地，自古固存」，在沒有天地的時候，它就存在了，莊子講的道跟聖經講的完全一樣。神是自有的、神是永有的，「固存」是永遠有的。鬼神鬼帝這些都從它來的。「生天地」是說這個道，天地是它所造的。「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」在沒有萬物以前叫太極，太極生有極，有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這個八八六十四卦就演化成了萬物，這是中國古代的思想，由卦象來證明。「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」，聖經也常常用這個字，說「神的愛，長闊高深，不可測度」，

說神的大能真的是長闊高深，不能測度，因為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」，道是先天地而生，天地有多久了，它比這個天地還久，它原就是自有的。「長於上古而不為老」，太初有道，人不能說道老了，直到今天道還在那裡活潑地運行，「周行而不殆，獨立而不改」，以它自己的方式不改變地運作，始終這樣運作，不會停止。

把這些古代的思想一字一句詳細地講解出來，我們就會發現它完全跟聖經裡所講的一樣。不過他們的字句用得老舊，不容易讓人明白，必須加以解釋。我今天把這幾段唸出來為大家解釋，不是覺得跟我們聖經講的道一樣嗎？太初有道，道一發表就創造萬物，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，生命也在祂裡頭，這生命跟人又發生關係，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你看這件事多有趣呢！神的生命，生命是什麼？生命就是有情、有信、有真，這些美好就賦予人生命，所以這是古代的論道。

中國古人又講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中國的道統就是講這不偏不倚、言行符合的中正之道的問題。堯傳位給舜，說：「允執厥中」，跟他說了一句話，說你要好好地抓住了。那麼等舜傳位給禹的時候又加上三句，加上哪三句呢？說：「人心惟危」，說人的心越來越危險了；「道心惟微」，向道的心也越來越少了、變微小了；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是說要「精以察之，一以守之」地好好去查考這個道，把道抓住了，好好地守住它。「精以察之，一以守之」，這是中國自來就有的道統。在三、四千年前，人的心已經壞了。聖經裡是說從亞當開始，人就越來越壞了，因為罪從一人入了世界，那怎麼能不壞呢？罪就壞了人的心。但是，古時候人不知道人心是怎麼變壞的，只知道「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」，人心變得危險了，向道的心變微小了。舜提醒禹，讓他好好地抓住這個道。

孔子論道

古人把道統總結起來，四書裡的《中庸》開卷有益的第一句話就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意即是上天所賦予的，給人一個天性。這「性」是什麼呢？不是孔子說過「食色性也」的那個「性」，這「天命之謂性」是指靈性，人裡邊有著上天稟賦的靈性。所以就解釋成：「你要活在靈性裡，你隨從這個天命活著，隨從這個靈性活著，這就叫道。」接下來「修道之謂教」，說「教育就是教你怎麼樣活在靈性裡」，所以現在我們傳教士傳起道來了。古時候的老師，為人師表的聖賢，都要傳道。古時候，老師的工作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要把這個道傳給學生，什麼道呢？就是教導我們要隨從天命，「天命之謂性」。所以中國古代的人尊天、敬畏天，一說到天，就「肅然起敬」，就特別地尊敬。那麼尊天的原因就是要在靈性裡。活在靈性裡，這個人就可以不逾矩。所以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又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，這個道，就是連一小會兒都不可以離開的。「可離非道也」，若你一離開這個靈，一離開了天命，你就走錯路了。「非道」就是錯誤的道路。所以我們若繼承了道統，明白了黃帝、老子、莊子這些古聖先們所講的這個道，就領會了。

中國的古書還有很多，我只舉其大端，把這幾個重要的給大家解釋一下。除了黃帝、老子、莊子講道，還有子列子（列禦寇）等這些人講道的故事，我就不重述了。

其實這個道，就是太初的道，就是古人所要追求、而找不到的。這個道，「道成肉身」來到地上，

所以古人找，找不到，要聽，也聽不到。為什么呢？因為那時道還沒來。道來了，道成肉身了，來救贖我們罪人了，我們還能夠拒絕嗎？

主耶穌就是「道」成了肉身，來尋找世間失喪的人。

